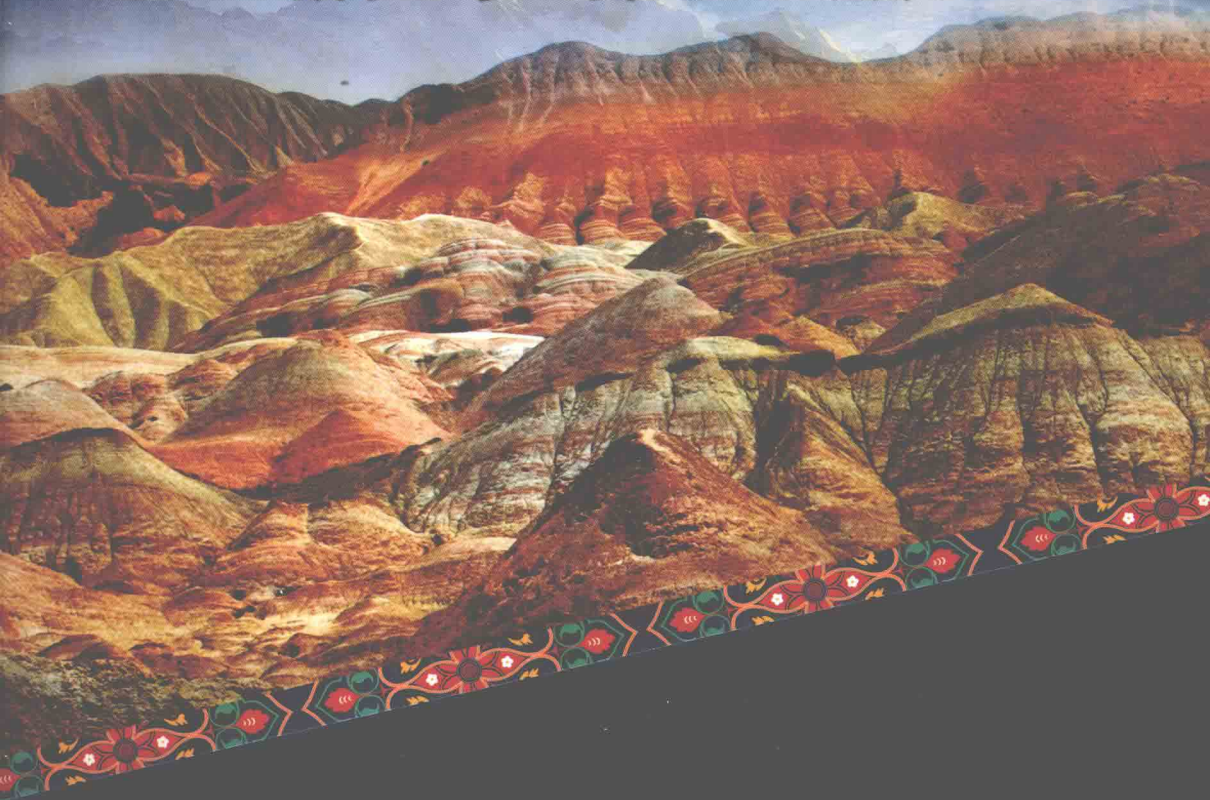


新疆淘金客死亡之旅



来耳◎著

1986淘金惊魂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1986淘金惊魂

新疆淘金客死亡之旅

来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86 淘金惊魂 / 来耳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489 - 0450 - 2

I. ①1… II. ①来…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3774 号

责任编辑: 李 林
特约监制: 毛闽峰
特约编辑: 于 桐
装帧设计: 壹诺设计

1986 淘金惊魂

来 耳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制版印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89 - 0450 - 2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1986 年世界发生了什么 / 1

① 喀喇尔古伦河谷 / 3

那只羊的眼睛是黑白分明的,甚至连眼角的小红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对于羊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不是动物该有的眼睛,那样的眼睛只属于人。也就是说,那羊长了一只人眼!

② 姊妹海老金场 / 51

我用刀尖把内脏扒拉出来,发现腹腔内似乎有很严重的粘连症状,把脏器一个个挑到眼前观察,又觉得鸭胃(其实就是鸭胗)后边的砂囊似乎沉得过分,疑惑之下切开来一看,一团黄灿灿的小颗粒当时就洒了出来,竟然是金砂。

③ 铁塔鬼火 / 95

我手中猎枪的前端,竟突然冒出了一团明亮的蓝白色火光。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时的场景,只能说那簇火焰的样子十分妖异,犹如鬼魅一般缠绕在枪上,跳动闪烁,时而长时而短,好似一缕淡蓝发光的轻烟,在黑漆漆的背景中十分刺目。

④ 雷公天书 / 142

老爷子后退了两步，指着阿廖沙身上那些花里胡哨的图案，哆哆嗦嗦地说这是雷公天书，这毛子恐怕是作孽太多，老天要降雷收了他。而人遭雷劈后，尸首上就会留下天书，上边用仙文写的都是他犯下的罪过，咱凡人看不懂。

⑤ 过阴兵 / 183

传说是假如打仗死了太多人，一下涌进地府，阎王不敢收，鬼魂就会成群结队地在战死的地方游荡。等到刮风打雷的时候，附近的人就会听见刀枪撞击，呐喊厮杀的声音，有时甚至还能直接看见鬼影，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现象全国都有，特别是江苏、河南的许多古战场，还有新疆和云南最多。

⑥ 走错车厢的旅客 / 218

“我们的世界，就像一列疾驰的火车。每一节车厢都十分相似，可每一节车厢又各有不同。当年苏联人所做的，不过是想修改列车时刻表。而后来的我，却是一个不幸走错车厢的旅客……我坐在别人的位置上，而座下放的，也根本不是自己的行李。”

1986 年世界发生了什么

1986 年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和平年。但讽刺的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讲，那年却恰恰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灾年。

一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四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十一月，欧洲莱茵河水化学污染，诸如此类。后来又知道，1986 年竟然还是哈雷彗星回归的年份，而彗星在我们中国民间另有一个名字——扫把星。

中国人喜欢讲“天人感应”，我也不知道那些晦气事儿和天象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但假如想知道什么叫做流年不利的话，当年的我家，绝对是极好的例子：年头里一个月，父母几乎同时去世，连办两场丧事，一家四口转眼只剩一半。而在那之前，本在上大学四年级的我，又因为一时冲动闯下大祸，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我永远忘不了那年除夕，别人家都在噼里啪啦放爆竹，只有我们家静悄悄的，灵堂都没撤，我和大哥在爹妈遗像前含着泪干坐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大哥递给我支烟：“爹妈都不在了，留在家也没意思，跟我去新疆吧。”

我问：“去新疆干什么？”

大哥说：“淘金。”

西方 19 世纪的“淘金热”催生出两座以“金山”命名的城市，一个是美国的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另一个是澳大利亚的新金山（墨尔本）。

其实，我们东方也有一座“金山”，那就是位于中俄蒙哈四国交界的阿尔泰山。“阿尔泰”是蒙古语，意思就是金子。

阿尔泰山延绵两千多公里，中段就在新疆的北部，自古盛产黄金，唐代以来，官采、民采千年不绝，清末民国达到鼎盛。而新疆解放之后，管制加强，淘金业一度萧条。但到了 1980 年，疆内疆外的淘金客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再次如狂潮一般涌入北疆。

我大哥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后来混上工农兵大学生回城上学，毕业又分配到新疆的一个地质队工作。改革开放后，各个单位离职下海的人很多，他也辞了工作，干起了淘金。

只是大哥怕老人担心，一直瞒着家里。所以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不干地质队了。吃惊过后，我问淘一年金子能挣多少钱，大哥伸出两根指头，说挣俩彩电没问题。我心里一动，只想了不到一分钟，就点了点头，说我去。

要知道八几年的时候，社会还比较封闭，像我这种被学校开除的，先不说找工作上班，光是转户口、转粮食关系之类都够人烦了，所以觉得去新疆也不失为一条出路。而我父母去世前一个月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块，一台彩电就得两千多，淘一年金赚俩彩电，换了谁都心动。

但现在回想起来，假如能预知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就算一年有一百台彩电我都不会去。毕竟命才是第一位的，不然有命挣没命花，就算有再多的钱，还不全是白搭？

壹 喀喇尔古伦河谷

春节刚刚过完，我就跟着大哥坐上了西去新疆的火车。那时铁路慢得出奇，从我家乡到乌鲁木齐要走将近一个星期。出了嘉峪关，越往西人烟越少，戈壁茫茫，沙漠无边，延绵不绝的山脉躺在天际，广袤苍凉的景色让我的心胸为之一宽，抑郁的情绪才随之慢慢舒展开了。

旅途苦闷，我带了本书看，是杰克·伦敦的小说集，讲的是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在阿拉斯加淘金的故事。我问大哥在新疆淘金是不是跟书里写的差不多，他却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没说话。

小说没几天就看完了，在车上跟人瞎聊，时间一久也没了话题。闲得抓耳挠腮的时候，正好瞅见大哥包里有两个硬皮小册子，我拿出来翻开一瞧，竟然是日记，看日期都是他以前干地质时写下的。

虽说是大哥的东西，可毕竟是隐私，我一方面觉得不太好，可又忍不住好奇，就趁着他去厕所，飞快地扫了几眼。然而一看之下，探险故事没找到，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日记的字里行间，到处是红笔做出的记号，打钩画圈，整句整句的波浪线，旁边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字批注，好像是被老师改过的作业。

我心里纳闷，可没来得及继续研究，本子就被大哥一把夺了回去。他指着我一顿臭骂，说未经允许怎么能乱翻别人的东西？火气之大，引得旁人纷纷侧目。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紧张，可自知理亏也不敢争辩，更不敢问他干吗那样写日记，跟复习功课一样，学古代人吾日三省吾身么？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我们在乌鲁木齐下了火车，又辗转坐了好几天的长途汽车，才来到了北疆阿勒泰地区下边的一个县。那时公路远不如现在的好，我又有些水土不服，几天里被车颠得根本吃不下饭，一吃就吐，苦不堪言。

到了县城，当地大大小小的旅馆已经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淘金客住满了。下车前大哥就有交代，说到了这儿须说普通话，即便人家知道你是口里（新疆把内地叫“口里”）来的，也得装成一副老江湖的样子。内地带来的香烟也不能再拿出来，得改抽奎屯烟厂的红雪莲或者手卷的莫合烟（一种新疆特产的

散装烟叶，吸烟者用纸随卷随吸，十分方便），因为老金客们和当地人都吸这两种烟，如果你抽外地烟，一眼就能看出是新来的，铁定受欺负。

县城不大，可鱼龙混杂，城中心有个玩气枪射击的小摊子，那地方就像老电影里的地下交通站，来往的淘金客们在那里碰头联络，交换信息。大哥留了个信儿，说是要找几个人搭伙进山，我们垫本钱，到时候不算工钱，边淘边分金子。

淘金这活儿一两个人也能干，但是效率比较低，所以淘金客大多是结合在一起。我们开出的条件不错，所以一天不到，就有人找上了门。

最先来的是个敦实汉子，个儿不高，可又黑又结实。他和我大哥原先就认识，叫武建超，是个放出来的劳改犯，淘金有些年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还当过兵，在基建工程部队，70年代在内蒙和宁夏搞水文地质钻探，只不过后来犯了错误，就被抓进去了几年。到底是什么事，他没细讲，听说和女人有关系。

第二个来的是个老头子，山羊胡儿老长，长得精瘦。说自己是甘肃人，叫王甜水。新中国成立前就在新疆淘金子，1950年解放军进疆之后剿匪平乱，他因为跟土匪有点瓜葛，也被抓了。关在宁夏的采石场劳改了二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了，政府才想起把他放出来。出来后发现世道全变了样，他又不会干别的，只能再来新疆淘金，赚个养老钱。

我们起初嫌他年纪太大，不想要他。他说自己会看风水找金苗，大哥笑笑，说自己也是干地质的，找金子用不着别人。他又说自己摇金斗子是把好手，不像现在的毛孩子能把金子全晃到水里去，这才让大哥点头收了人。

我看着那俩人心里直犯嘀咕，心想这都是什么人啊？一个劳改犯还不行，一口气来了俩。往后天天跟他们一起干活，怎么能放心，估计连觉都睡不好。

偷偷跟大哥讲了我的担心，却被他笑话没出息，说一般人谁会来这鬼地方淘金？新疆自古就是充军发配的场所，现在愿意来的，大多也是日子过不下去的盲流、刑满释放人员，或者压根儿就是逃犯。这号人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不过越是这样反而越能混，他认识几个本钱很大的金老板，都是劳改犯出身。至于我，只不过是连肄业证都没有的大学生而已，要经验没经验，要力气没力气，所以也少看不起别人。

之后又来了几个河南人，农村的，大多是第一年来淘金，什么都不懂，就是年轻有把力气。看着找齐了十个人，大哥觉得够了，谈了具体的分成条件，立下字据合同。

接下来，我们十个人又坐着一星期才有一趟的长途车，来到了一个更偏远的叫“四牧场”的地方。名字是牧场，其实是个乡镇一级的行政区划。下了

车，大哥指着极远极远处的群山对我说，那就是阿尔泰山。

四牧场也挤满了淘金客，我们住在当地农户腾空的牛棚里，味道很不好闻，不过已经比那些露宿街头的强了不少。剩下的几天主要是采购工具和粮食。溜槽、毛毡、金斗子、橡皮水裤、钢钎，十几副铁锹和十字镐，上百公斤的米面，还有不少清油、食盐、砖茶，全堆在一辆架子车上。新疆跟口里不一样，买粮食都是论公斤称的，这点让我印象深刻。

东西采办好后，大哥说今年淘金的人比去年还多，得先上山探路占地方，他领着甘肃老头儿和一个河南人先走，让我和武建超在牧场守着，等他们捎信儿下来，再带着人和东西进山。

我本来也想跟着去，却被大哥揪到一边骂了一顿，问我懂不懂什么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我留在后边是为了照看东西，那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交给别人不放心。

在阿勒泰淘金，一般初春冰雪刚开化，探路的人就要进山踩点，之后大部队跟进，扎下营盘干上小半年，秋天前就得撤出来。北疆冬天雪太大，山里待不了人。除非有些大老板发现了富矿怕被别人占了，才会雇人留在山里过冬看场子，好等第二年回去继续淘。2010年北疆闹雪灾，电视上报道过十几个淘金客困在深山里，最后被解放军的陆航直升机救了出来，我猜可能是在山里坚守的人，为一个月几千块钱，险些送了命。

大哥走后，我们窝在牛棚里苦等了一个多星期，山上终于送下信儿来。因为牧场离真正淘金的地方还有一两百公里，当天下午我们就雇了辆手扶拖拉机，向大山进发。

北疆的初春，仍然寒风刺骨，拖拉机沿着戈壁滩上的砂石路突突的往前开，一路带风，刮在脸上像小刀一样。我们几个人穿着棉袄棉裤挤坐在晃悠悠的车斗子上，缩着脖子抄着袖，不停地流鼻涕。武建超爱喝酒，拿出随身带的装酒皮囊，给我们一人灌了几口驱驱寒气。

有个河南小伙子却兴奋得要死，说等淘金赚钱了，他也要买辆这样的拖拉机。新疆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一直很高，而那时的内地农村，几万人的公社才有一两台拖拉机，包产到户分了地，有钱人家也顶多买头小毛驴儿，也怪不得他眼红。

戈壁滩看似空旷，其实交通线比较固定。我们走的砂石路是条牛羊踩出来的牧道，所以一路上遇到了不少拖家带口，赶着畜群转场的哈萨克牧民。我大学念的是畜牧兽医，虽说没能毕业，但看到这延续千百年周而复始的游牧生活，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拖拉机速度不快，天黑时才走完一半的行程，晚上要继续赶路，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淘金的河谷。其实新疆地邪，当地人都相当忌讳赶夜路，不过那拖拉机师傅没办法，如果他当天下午不走，而是等到第二天早上出发，白天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后，晚上就得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去，还不如七八个人一起走夜路安全，好歹人多有个照应。

司机怕我们夜里睡着了从车上掉下来，说带了个收音机让我们听。可等他吧收音机拿出来，把我们全吓着了，心说新疆人用的东西就是剽悍，这哪里是收音机，这根本就是军收信机，只不过接着电瓶，又安了个外放喇叭。旋钮一拧，啪的一声通了电，频道是原先找好的，稍微调了一下，里边就传出了《三套车》的音乐。

奔驰在荒凉的戈壁，喝着冷风，吃着干粮，欣赏着悠长深沉的苏联民歌，倒也是别有风味。曲子一首接着一首，正听得入神的时候，却突然没声儿了，静了一会儿之后，突突突的发动机噪音中，一个低低的女声缓缓地说道：“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冷不丁听见这句话，我噗的一下把嘴里的干粮喷出来，边咳嗽边骂道：“妈的，莫斯科，苏联电台？”

阿尔泰山北边就是苏联，那军收信机的功率又强，收到苏联电台倒是一点儿不稀奇。只是自从1960年中苏交恶起，苏联电台就算是敌台了，尤其是这种针对中国的汉语电台。“文革”那些年谁要是偷听敌台，是要被当做特务抓起来的。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拖拉机转了一个大弯拐进了一个小山坳，突然头一歪，一个急刹停了下来。我心不在焉，差点被巨大的惯性甩下车，其他人也差不多，骂骂咧咧地问怎么回事，结果大家抬头一看，顿时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羊，全是羊，前方不远的小路上，挤挤攘攘的站满了一大片羊。拖拉机昏黄的车灯下，竟全是层层叠叠的羊头和羊背，几乎一眼望不到边。

没听说过大半夜赶羊堵路的，拖拉机师傅把火一熄，气急败坏地跳下了车，打着手电，扒开羊群上前边找赶羊人理论。发动机的声音一停，羊叫声就传了过来，其中还夹杂着几声狗吠，因为羊实在太多，本该断断续续的咩咩声响成了一片。

紧随其后的是一股子浓重的羊骚味，大家几乎同时捂上了鼻子，皱着眉头互相望着，一时摸不着头脑。武建超喝了口酒，砸吧着嘴嘟囔了一句：“狗日的，这事儿不对劲。”

其实不光他，是人都会觉得这事不对劲。我学过这个所以我知道，羊在夜

间视力差，很容易走丢，没人会在晚上放牧。而当时已经是夜里十点了（新疆与内地时差两个小时），转场的牧民早该找地方搭起临时毡房休息了，牧道上绝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羊。况且这些羊全是挤在一起不走，这就更古怪了。

不一会儿，司机带着一身臊臭回来，身上沾满了羊毛。他对我们说前边堵着三四家牧民的羊，一共好几千只。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太阳落山前就这样，不管谁家的羊群走到这儿，就跟当兵的被喊了“立定”似的，齐刷刷地站着不动，头朝东背对着太阳乱叫唤，怎么赶都不走。马和骆驼也一样，狗也不听话，总之全乱套了。

我们问那怎么办？司机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牧民们也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都傻了，不过好在羊也全在那儿站着，没一个乱跑的，倒也不用担心丢。

羊不但把路挡了个严严实实，还站满了两边的山坡，拖拉机开不过去，没有办法只能等。我顺着车灯看过去，发现一只只羊果然全是头朝东，嘴里吐着白气咩咩叫，也不知道发的什么神经。

来新疆前就听人说过新疆地邪，我起初还不信，没想到这时自己也遇到了这种怪事。我们几个人还在车上议论纷纷，那拖拉机师傅却变戏法儿似的，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叠黄纸，蹲在车边烧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好像很多新疆司机的车上准备的都有香烛纸钱一类的东西，按他们的话说，别看戈壁滩上一马平川没什么东西，其实东西多着呢，只是我们人看不见。有时车在哪个地方无缘无故趴窝，怎么修都不行，可纸一烧，车就能走了。

不过当时在我看来，这无疑封建迷信的做法，因为那一堆纸都烧完了，事情依旧没有改观。倒是我们这些人都在拖拉机上坐了大半天，浑身又僵又冷，既然一时没法往前，就索性跳下了车，活动活动手脚。别人都抽烟聊天，而我是第一次来新疆，看什么都新鲜，就把司机的手电要了过来，走远了几步想瞧瞧周围的情形。

可没想到只是这随便一看，还真看到了点不寻常的东西。

不远处的山坡上，矗立着一个很不自然的小山包。我本来只是拿手电毫无目的地四下乱照，可光柱扫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不由自主就停了下来。

那山好像是硬生生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周围都是比较平整的山坡，只有它孤零零的高出一块，显得很突兀，而且是尖尖的三角形，跟这一带圆头的秃山很不搭调。

我正想再走近些看个究竟，武建超却从后边把我叫住了，说天黑不太平，

别到处乱跑。我说那个小山包看着挺奇怪的，问他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顺着我的手电筒一看，笑说那不是什山包，是一堆石头，天亮了就能看清楚了。

我又问是不是蒙古人的敖包，《敖包相会》我倒是听过。他却摇头，说敖包虽然也是一堆石头，但没这么大，而且上头插得有幡。说完把手电抓了过去，用手电指了几个更远的地方给我看。光线很弱，不过还可以分辨出那是几块立着的长条形块石，歪歪斜斜地站在山坡上。

我说不就几块石头么，又怎么了？他却告诉我那些其实都是石人，上边有刻出来的人脸和衣裳，跟那个大石堆是一起的。类似的石人和石堆不光新疆有，他以前在内蒙也见过，据说外蒙和苏联也有不少。应该是古代少数民族留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倒是不知道。

我还想靠近了再瞧瞧，武建超却一把将我拉了回去，说他凡是到了这种有石头人的地方，心里就会阴沉沉的不舒服，老感觉要出事，叫我别瞎跑。

我看人家也是好意，就乖乖没去。回到了拖拉机那儿，给他递了支烟，他推开了没要，说自己只喝酒不吸烟。我又问他羊群全堵在那儿不走，会不会也跟这些石头人有关？他有点儿犯疑，不过又摇摇头说不会，新疆春天羊赶雪，牧民春秋两季转场都要走这条路，以前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

我还想再说，却见他突然冲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别出声。我跟着一愣，这才猛地意识到周围的气氛很不对头。

因为刚才除了我们俩，身边竟没有一个人在说话。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群人本来正热热闹闹的聊天，却不知怎么的，会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当时的感觉也差不多，所有人好像同时闭上了嘴，只有那台收音机还在不知趣地唱着歌。冷场了将近半分钟，才听见一个伙伴儿轻轻说了句：“你们听见没有？羊，好像不叫了。”

他只是把大家都发现的事实讲出来了而已。岂止是乱糟糟的羊叫声停了，狗也不出声了，再加上我们这些人，就像约好了一样，同时收了声。甚至连收音机里的音乐也没有了，只剩下了滋滋的电流。

那人的一句话，只怕把他自己也吓着了，又小声问：“咋，咋啦？为啥不说话？”可是除了滋滋作响的收音机，没人回答他。大家都屏气凝神站在原地，像是在等着什么事发生，可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时间仿佛也跟着慢了下来，周围静得可怕，我能很清楚地听到身旁的人因为紧张咽唾沫的声音。而突然间一阵阴风吹过，收音机里原本平静的静电声又变成了调台时的那种刺刺啦啦的刺耳噪音，调子拐着弯儿时高时低，仿佛有人在捏着旋钮来回乱拨。

那声音不算大，可吵得人心里发慌，头皮发麻，我脑门上不自觉渗出了汗。武建超的脸色很不好看，说快把那东西关了，身边却没有一个人敢动。

声音乱了差不多两分钟，又渐渐变得清晰。可当我真正听清楚之后，脖子根儿的汗毛立马全竖了起来。有个同伴说了句“妈呀”，腿一软直接坐到了地上。

周围似乎变得更静了，而喇叭里传出来的，全是羊叫一样咩咩的声音。

难道是收音机串台了？可不管哪个广播电台，也不会把羊叫声放进节目里。一时间所有人都傻了，面面相觑，想从别人那里找到答案，只是漆黑的夜里，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

听着收音机里那颤巍巍，又有些失真的羊叫，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此起彼伏，脑子里却突然冒出了个让自己都脊背发凉的想法：说不定，实际上那些羊还是在拼命的叫着，只不过它们发出的声音，要通过收音机才能播放出来。

见仍然没一个人动，我咬咬牙，硬着头皮爬上了车，可刚伸出手要去关收音机，那声音却忽然停了。我的手悬在半空，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正当这时，羊群所在的方位又忽然哄的响了一下，武建超反应最快，手电筒立马照了过去，只看了一眼就急忙大喊：“狗日的，快上车，羊跑过来了！”

乱糟糟的蹄声由远而近，站在地上的几个人手忙脚乱爬上车。只是这一会儿工夫，羊群就冲到了跟前，在拖拉机前一分为二，接着又像洪流一样奔涌而去。四周变成了羊的海洋，而我们站立的车斗子则是一片孤岛。

然而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是，我们仍然一声羊叫都没听到。那些平时没事就喜欢叫两声的动物，现在全像哑巴一样，只知道闷不作声的向前跑。有些因为速度太快，还撞到了拖拉机的车斗子上，震得嘭嘭乱响，让人的心也跟着狂跳。

几个人围着年纪最大的武建超，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武建超骂了一句：“干吗都问我？我他妈也不知道！”

看着一只只羊默不作声狂奔而去，我心底升起一种异样的感受，觉得这群动物，或许已经连动物都算不上了。它们不但没有感情，没有思想，而且连本能和天性都没有了，只会毫无意识的站和跑。

刚想到这里时，一只羊被别的羊挤得险些跳上车，我满心厌恶，一脚把它蹬了下去。然而腿还没收回来，我就猛地愣住了，因为就在刚才，那只羊竟然轻轻转过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时的感受，只知道那是我活了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发现羊的眼睛很可怕。

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在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时汹涌的人潮中，或

者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如果你不小心碰了别人一下，他们转头来看你的时候，用的就是那样的眼神。

我当时只知道害怕，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说不清楚。直到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无意中翻开曾经的大学课本，这才猛然想明白。

不知道有谁注意过，对于有些动物而言，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的眼珠，却看不到眼白。倒不是说这些动物没有眼白，而是因为它们的眼白有一部分是黑褐色的，与虹膜的颜色相近，所以看起来远不如人的眼白大。

但我却清晰地记得，那只羊的眼睛是黑白分明的，甚至连眼角的小红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对于羊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不是动物该有的眼睛，那样的眼睛只属于人。也就是说，那只羊长了一只人眼。

足足过了五分钟，最后一只羊才从我们车旁跑了过去，几家牧民骑着马和骆驼，呼唤着牧羊犬，急急忙忙地追羊去了。被几千只羊蹄子激起的灰土荡起老高，混着骚味久久没有散开。

我们几个人咳嗽着，七嘴八舌讨论着刚才发生的事，说什么的都有。可还没讲几句，天边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把我们的说话声全盖住了。

轰隆隆的声音，就像磨子雷一样，震得人耳膜发疼。大家先同时一怔，接着不由自主都站了起来，循着声音分辨着滚雷的方向。然而一看之下，我们却更加惊异地发现，远处的天，竟然在这时亮了。

如果说发疯的羊群给人的感觉是诡异，那么半夜里忽然亮起来的夜空，就只会让人震惊了。

其实当时的情景，说是天亮了也不完全准确。因为那既不是白天时的万物普照，也不是电闪雷鸣时的天地一片通透，更不是星光月影，鬼火磷焰。如果非要打个比方，可能用所谓的“霞光万丈”来形容才比较贴切。

西北方的群山背后，漆黑的夜空里，正放射出极为刺眼的红光，但不是朝霞或晚霞的那种红，而是鸡血一样的鲜红色。而且随着那滚滚的雷声越来越大，光线也越来越炽烈，似乎是早已落山的太阳不满意自己当天的离场，正蒙着红色的盖头，想再次从西边爬出来一样。

附近的山峦和半个天空都被染成了玫瑰一样的颜色，而先前所看到的石堆、石人，包括拖拉机和 ourselves 也笼罩在那妖异的红光下，在地上拖拉出一条条长长的诡异影子。

大风呼啦啦刮了起来，我们却浑然不觉，只是被那神奇的天象所震慑。如果谁能在那时给我们照张相的话，我们一个个肯定都是直愣愣瞪着天，张大了嘴，面容呆滞，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又过了一会儿，有个同伴们像是慢慢回了魂儿，傻乎乎地问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苏联帮越南人报仇来了，从北边扔原子弹炸我们？结果话没说完，就被武建超骂了一句放屁。

我当时真希望自己是摄影师或者画家，这样就能在惊叹之外，把眼前雄奇的景象拍下来或者画下来了。退一步，哪怕是个作家或者诗人也好，那些人瞅见个月亮都能写出《静夜思》或者《荷塘月色》，如果能让个大文豪把我眼前的景象用文字描绘下来，再抒发抒发感情，托物言志一番，肯定又是一篇传世之作。

然而浪漫的诗情画意没能继续多久，脚下拖拉机一阵剧烈晃动，把我的思维瞬间拉回了现实。我下意识地蹲了下来，隐隐感觉到不对劲。紧接着感觉又晃了一下，排除了自己头晕的可能之后，脑子里猛地蹦出两个字——地震。

我喊了一声，带头跳下了车。脚一落地，马上就感觉到地面的晃动，一会儿是左右的摇，一会儿又是上下的拱，让我更加肯定发生了地震。

天上的红光把地面映得很亮，也用不着手电筒，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开，同时心里琢磨，这是在野外，不用担心房倒屋塌，附近只是些低矮山岭，也很空旷，所以只要别震到地上裂口子的程度，就没什么大碍。于是我跑到了个开阔些的地方就停下了，扶着膝盖喘气，回头一看，其他人也跟了上来。

那时候之所以这么冷静，还要归功于唐山大地震。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76年地震之后，可谓是全国各地紧张动员，家家户户要搭防震棚，各街道、单位和学校都开了学习班普及防震知识，搞得像政治运动一样。当时离唐山大地震还不到十年，给人的印象太深刻，所以脑子里一直有根弦儿绷着，事到临头才没有慌乱。

而且从意识到地震开始，我的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发现这前前后后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顺理成章了。又暗骂自己没出息，出了点事只知道害怕，不会用脑子想，亏自己还算上过大学。

几分钟之后，地震渐渐平息，首先是天边的红光消失，接着轰隆隆的声音也没有了，最后大地彻底恢复了平静，只留下呼啸的风吹过荒山。

我们又等了将近二十分钟，确认的确没事了，这才长长松了口气。又是惊又是吓的折腾了半宿，弄得大家身心疲惫，有个人最怂，吓得直接腿软瘫在了地上，被我们一路拖回去架上了车。

司机拿出摇把儿一阵猛摇，拖拉机又吭吭的重新发动。正要开起来往前走，结果那怂货开始哭爹喊娘叫了起来，说山神老爷不高兴地震了太凶险，他不去淘金了，吵着要回家。

他这边刚说完，又有两个人跟着起哄瞎嚷嚷，说他们也不去了。司机有些不耐烦，回头问我们到底走不走，其余几个人也开始低头窃窃议论。

场面一时有点乱，我慌了神。先是看了武建超一眼，想问问他的主意，毕竟他年纪最大，经验也丰富。可发现他只是拿着皮囊喝酒，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叹了口气，心想求人不如求己，这次淘金出钱牵头的是我们兄弟俩，现在军心浮动，我得拿出点儿当家人的架势，至少先把人稳住，有什么事等见我大哥了再说。于是清了清嗓子，叫大家先别吵，接着，把自己的一番推测说了出来。

其实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于地震的影响，以前防震课上讲过。首先是羊群不正常，动物的感觉比人灵敏，地震前通常会有反常的行为，比如鸡不进笼羊不入圈之类，这儿的羊不用羊圈，不过发发疯也在所难免。再者是收音机的怪声，这可以理解为地震影响了大气间电磁波的传输，干扰到了信号。

至于天空突然发亮的事，那是地震前的一种自然现象，学名叫做地光，虽然不清楚具体原理，但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天空放光发亮。我以前看过一份材料，很多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都是因为震前看到了地光引起了警觉，才躲过了一劫。最后那磨子雷的声音，应该就是所谓地声，是地下的岩体受到巨力产生的变形和摩擦发出的声音，没什么吓人的，和地光一样都是震前的自然现象。

那几天住在牛棚里等消息时，别人都凑在一块儿打牌，只有我天天躲在一边看书，他们觉得我喝过的墨水多，喜欢叫我“大学生”。这会儿听我这“大学生”有理有据地把刚才的怪事解释了一遍，同伴们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从骨子里还是个唯物主义者，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能把其中的道理想通，就不会再感到害怕。我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胆气也随之一壮，科普完了，看效果还行，赶紧趁热打铁做思想工作，说大家来新疆，都是为了赚钱，冒多大风险，才能发多大的财，想求安稳就别淘金，回家躺床上最好。况且到底有没有危险还不一定，等明天见着我大哥，他以前是地质队的懂这个，肯定知道得更清楚，到时候再好好商量商量。

说来说去总之就一句话，现在必须往前走，调头拐回去绝对不可能。见他们愣愣的没再聒噪，不知是挣钱的欲望战胜了地震带来的恐慌，或是被绕晕了。我看形势不错，马上给司机打了个手势，让他快开车。

武建超对这种说法显然不大相信，拉着我趴在耳边轻声问了句：“那你说，为什么收音机会放出羊叫？”

我一时哑然，想了想，有些底气不足的说：“凑巧吧。”

“凑巧？”他看看我，露出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也没再追问。拖拉机再次